

◆边走边看

沃日河上听风

刘安祥

烟雨蒙蒙不是水墨江南的独有风姿，沃日古镇也有这般绝妙的意境。

远山如黛，近水含烟，无边细雨，如丝如缕。湖光山色宛如仙境，青瓦白墙的农舍点缀其间。

古镇打开一幅湿漉漉的丹青画卷。轻风拂过沃日河谷，云朵的影子在水中央静静流淌。几只白鹭掠过碧波浩渺的水面，扇动翅膀翩翩而上，飞过河畔的碧树丛中。

晴岚之下，极目远眺，一位身材魁梧的嘉绒帅哥临风而立，站在沃日河岸边，眺远山观近水，不时按动快门拍下唯美的画面。他是我在小金县认识的兄弟，写得一手锦绣文章。

同行的另外一个藏族兄弟说，他这一年来仕途不遂，此次之行是为散心。可是他那云淡风轻的面部表情上，却无一丝愤郁之色。山高水长，春风十里人间路，一定有一缕东坡的长风，吹进了他的心中。

“山行本无雨，空翠湿人衣”。清粥淡茶有真味，明窗净几乃安居；山珍海味不过徒添肥瘦，香车宝马也不过代步罢了。餐风饮露是蝉的生活状态，我等凡夫俗子，唯有修身养心，才能清静有味，风月无边。

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；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贬谪之后的苏轼，谪居黄城中，把盏临风，踏雪飞鸿，宠辱不惊，且听风吟。从此，一个豪放、淡泊、豁达的文豪走进了历史长河中。

雨润山色，庭揽风声。累了就放下尘世的行囊，倦了就停下疲惫的脚步，人生没有永不止步的旅程。此刻，驻足沃日岸边的我，聆听风的长歌。

风，如影随形。风声低垂，天地苍茫，将喧嚣和宁静分隔成两个世界。风悄然而来，云卷云舒，荡涤天地浊气；它又悄然而去，花开花落，不与万物纠缠。雨，是天上飞翔的

水，是水里流淌的云，是逆风而飞的鸟；风是云朵里穿梭的鱼，是山林里飘洒的雪，是海里腾起的浪。

青山绿水画里，几只鸟儿似从诗经，从汉赋，从唐诗宋词的字句中出发，款款飞至沃日河上空，不时从河面疾驰斜飞，沾沃日河的灵性之水，在沃日河天空的卷轴里，题写平平仄仄的美丽诗行……风，一生都在流浪，走过林间，走过花园，途经你的绽放。风，穿过山川，穿过城市，穿越霓虹的中央，穿梭在茫茫人海。那香落城外的花瓣，是风惊鸿一瞥的微笑；那微微摇曳的青青枝茎，是风缠绵绵的拥抱。俯视山峦，只见悬崖万丈，缥缈的云雾笼罩着天地。

对岸的藏家民居隐隐约约时隐时现，甚似如梦似幻的海市蜃楼。雾锁近树远山，春花瘦剪，翠屏如烟。对面山头朦朦胧胧又渺渺茫茫，雾锁山头山锁雾的妙处尽现。

年少时的夏天，我在庭中等风来，青青翠竹下，枕风而眠；人生须臾间，已近不惑之年，我在风里听禅，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漫漫长路，我们可以做自己的艳阳，愿风裁尘，让灵魂抵达生命的高处。

望远山含黛，影影绰绰，莽莽苍苍，尽收眼底，如海市蜃楼，亦梦亦幻。我忍不住驻足停留，想拽一拽那枝花藤，轻嗅一缕芬芳，把草木之香收藏于袖间。

清风明月，不虚此行，岁月不待白首。在此居高临下，听风听雨，看天地悠悠，任时光流转，人生多少不平事，皆已释然。

幸福对每个人并不陌生，可以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观柳垂水面，水花轻溅，烟波渺渺，长风万里，五百里江山奔来眼底，斜阳碧海，雄风依旧在。

我在沃日河上看千山滴翠，看万壑流丹，何其幸也；如花心事三千瓣，我在人间听风。



乡村小戏 李登求 摄

◆流年碎影

我是故乡老男儿

朱寿江

十八岁离开老家，一晃将近半个世纪。父亲逝世多年，母亲十年前也走了，我居住在县城，虽然离老家只有十多公里，除了清明、冬至给父母亲上坟，一般是不回去的，因为父母亲在，家才在，父母亲走了，老屋留给我的只是一种情感寄托。老屋的大场上，三弟和四弟一个居住在南京带外孙，一个居住在合肥带孙子，除春节回来外，房屋常年都是铁将军把门，但原来的老屋还在，推开没上锁的老屋，绕着老屋转了几圈，老屋残破，心中的那个家不在了。

母亲在时，我每次回来，不管多晚都不担心，打个车，直奔县城20里外的家——我从小长大的村庄。有时候，和同住县城的姐姐一家，一大帮子人，浩浩荡荡地回乡，母亲高兴得忙前忙后，不一会工夫，一大桌菜上来，母亲往我们碗里夹菜，要我们多吃点。望着母亲清瘦的脸庞、花白的头发，心里多一份惆怅和不安。

那是难得的一刻，陈旧的老宅忽然被人声塞满，兴奋得吱吱作响。老屋也只在回来时才呈现出欢乐、饱满的样子。

曾几何时，冬天的夜晚，风呼呼地刮着，真冷，母亲在灯下缝补衣裳，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争抢着往火坛里填柴禾，星星点点的火光在跳跃，温暖也在跳跃。墙壁被火熏得黑糊糊的。那几堵黑糊糊的墙壁边，有多少温馨，有多少双手臂伸在一起，多少肩膀并在一起，那些欢声笑语曾经震碎过多少檐下的冰锥。

时光是微黄的，灯光也是微黄的。我们挤在一张方桌上做作业。我们的目光能把老屋照亮。屋子正中有一幅字：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”我的启蒙老师李秋水老先生写的。他希望我们走出乡村，不再和祖辈一样背着日头过山。那时，吃国家粮是我们每一个农村孩子的梦想。

老屋屋面的大青瓦由于年久失修，经常开裂或被顽皮的小孩用石子砸坏，外面下大雨，家里下小雨，母亲总是用脸盆、脚盆或水桶接雨水，夜里下大雨，母亲一夜都睡不到觉，过一会工夫就把盆子接下的雨水对外倒，然后继续接雨，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，发现母亲在椅子上睡着了，一脸疲倦。有一天，在外工作的父亲跑到窑厂买来一板车大青瓦，请瓦匠师傅上屋面更换坏掉的瓦片。从此，再大的雨，我们也不怕了……

自从母亲离世后，我没在老家歇过一夜，即使两个弟弟家办事请客，我去喝喜酒，即使到了深夜，三弟、四弟热情挽留我住下来，我还是叫侄儿开车或打的送我回县城。我当然还可以像以往那样在两个弟弟家歇息，住宅大，房间多，我们兄弟之间关系又很好，但那终究是弟弟的家。

几年前清明回村上坟，邻居家新媳妇对小弟说：四叔，家里来客人了？小弟立即说：“什么客？是我二哥。”我听后心里酸溜溜的。是的，这个村庄不属于我的了，我已离开村庄时间太久，很多熟悉的老人已过世，村子50岁以下的人我大多不认识，小字辈见到我，喊叔叔、爷爷，我只笑笑或点点头回应，然后好奇地问是哪家的，他们说到各自父亲、爷爷的名字，我才“哦”一声，原来是他们的后代。

从老屋出来，遇到邻居远房大哥，大哥说：“回……”话说了一半，又咽了回去，变成了邀请：“要不……到我家坐坐喝茶吧。”“哦哦，今天我是来同学家喝升学宴喜酒的，晚上还有一顿酒，下次来到你家拜访。”说完，我朝村西头走去。回头再看一眼那个叫朱大贤的村庄，望着那几间坍塌的老屋，我已是无家可归的老男儿。

◆儿女情长

月亮菜

余文姬

月亮菜，多美的名字啊。取名的人一定是个骨子里浪漫的人。月亮菜的学名叫做“扁豆”，原产印度，东汉时期，传入华夏，南北方均有种植。月亮菜性子野，耐寒耐盐，路边、沟边、墙根、院后，都能发芽抽藤，依篱笆疯长。小时候，也是初夏时节，老屋后面有几块菜地，墙根下，月亮菜的藤蔓自下而上开着淡紫色的小花，很美，像翩翩起舞的蝴蝶。

母亲说，炒月亮菜必须配红辣椒，这样才好看，也更下饭。母亲还说，挑月亮菜要挑薄薄的那种，更嫩。母亲将月亮菜撕筋，洗干净切成丝，待锅热后加油，大火翻炒，再放红辣椒丝、大蒜，撒适量盐、少许水，待收汁后盛起，一盘微辣脆嫩的月亮菜可以让我们吃更多的饭。

母亲采摘月亮菜时，总会叫上我。她

提着竹编小篮，笑意盈盈嘱咐我，让我不要生拉硬拽，要小心翼翼地采摘。母亲是个细腻的人，她说：“月亮菜都是有生命的，跟人一样有脾气，有性格，要温柔地对待它们，爱它们。”母亲还说：“所有东西都是有情感的，你对它付出爱，它能感觉到。对人也是这样，用心爱护别人，别人就会爱护你。”

母亲做过赤脚医生，她坚毅乐观，宽厚悲悯，救死扶伤，做了很多善事，从来不求回报。其实她曾受过很多苦难。读高中时，外婆一直生病，常被病痛折磨得日夜哀嚎，母亲想治好外婆的病，从学校退学后学医。24岁那年，外公外婆相继去世。结婚后，她的第一个孩子又夭折。我们姐妹读书时，家里困难，母亲的裤子穿久了，破损严重，也舍不得买新的。母亲一米七的大高个，外貌端庄秀气，极其爱美，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母亲不太爱说话，也很少哭，却喜欢笑，她把苦难和委屈放在了哪里？是一边崩溃，一边自愈吗？想起母亲，总会让我想起月亮菜——生命力顽强，无论环境多恶劣，都能长得好。

月亮菜，真是个好温暖的名字；它的花也美，像我的母亲。

